

上接A5 劳荣枝“在人间”

“猴子”熊启义

此后杀害熊启义一家,是否是第一次犯案?

根据多方证言推算,法子英和劳荣枝在1995年底回到九江,在1996年春天再度离开九江。

两人最早在南昌出现,有迹可循的时间是1996年5月底。来自房屋中介的证言称,当时一对男女找他租房,女子自称陈佳,身高一米六左右,体态匀称,看上去顺眼,男子一米七多。两人咨询要租一室一厅的房子,并且要带住房电话。

到了1996年7月31日,在胜利路新金融购物中心一处房屋,房东吴先生见到了这对“夫妻”,后者租下了他带电话的房子。三年后的1999年,吴先生再度提供

肆意与私密

法子英持刀与他打斗,并绑架了熊启义。

在法庭上,劳荣枝还提到另一个叫熊启义到出租屋的原因,就是装空调。而记者获悉,在劳荣枝过往的供述中,还曾提到其他原因,比如与熊启义谈恋爱,突然被子英撞见。

这三个原因似乎不可能共存。究竟动机如何?是否存在预谋?也是劳荣枝被审判时,控辩争执的重点。

曾多次接触法子英的俞晔

灭门之后,逃避通缉

劳荣枝承认自己曾在熊启义家翻找财物。

这天傍晚的时候,两人去熊启义家附近踩点,并被邻居撞见。

两人踩点完后返回,接近凌晨时,用钥匙打开熊启义的家门。“他们家装修得像是酒店。”法子英在供述中称,当时熊启义的妻子张丽和3岁的女儿已经休息。后来,熊启义家被洗劫一空,张丽和女儿被勒死,尸体放在浴缸中。

警察赶到后,在浴缸旁发现了一个包裹,里面是熊启义的部分尸体。

法子英称,把尸体带去是为了转移作案现场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只有部分尸块出现在熊启义家,原作案现场仍留有尸块,并不能达到转移现场的目的。俞晔告诉记者,法子英曾告诉他,在熊启义妻女眼前,他打开背包,倒出了熊启义的尸块,用来逼迫对方拿钱。

在庭审时,劳荣枝承认自己曾在熊启义家翻找财物。但对

一块手表引发的血案

但小春自称没有钱,并称领班“莎莎”有钱。

从此,法子英和劳荣枝再也没有回到九江。

据开庭时公诉人透露的信息,法子英与劳荣枝在重庆和安徽芜湖均有大本营“安全屋”。

劳荣枝当庭供述,那段时间她去过两次温州,“第一次有租到房子,过年的时候把房子退了,法子英把我拽到安徽芜湖,第二天又去了温州。”

第二次去温州是1997年10月,在这个“不冷不热”的季节,两人夺走两条人命。法子英供述,到了温州后,两人分开住在两个招待所。劳荣枝在法庭上辩解称,分开住是因为两人没有身份证。但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,分开住是为了隐藏身份。

劳荣枝到了“浦发KTV”上班。她曾供述,坐台赚钱不多,快没钱了,她就和法子英商量通过绑架勒索获得钱,她把每日上班情况告诉法子英,目的是为了物色被绑架对象,他们还商量得手后如果分开,就在某公路的入口见面。

这次有所不同,厄运降临在劳荣枝的两名“姐妹”小春和莎莎身上。

劳荣枝在浦发KTV化名“格格”,自称来自四川。证人郑某称,在1997年10月9日晚,格

的证言显示:“我只记得那个男的跟我说过,他老婆是坐台小姐。”

在南昌市中心的爱乐音夜总会,坐台小姐陈佳出场了。一位尹总的证言显示,陈佳“人相比较风流,眼光比较高,看到出手较大的人会主动上前,喜欢和有钱的人一起玩”。陈佳最初陪伴的是张总,张总向她介绍了“华东空调总会总老板”熊启义。

“目的就是为了搞点钱。”这句话不断出现在法子英的供述中。他称,在南昌,劳荣枝告诉熊启义很有钱,开酒店又开电器商店,他就决定让劳荣枝把出租屋电话号码留给这位客人。

回忆,法子英曾透露这样一个细节,即1996年7月28日案发当日中午,他们本来打电话给了另一个看起来更有钱的老板,想钓他出来,但这位老板正与老婆吃饭,没接电话,于是他们更换熊启义为目标。“这些都有当年的通话记录。”

但不论是否有预谋,熊启义还是被劳荣枝带入了出租屋,法子英持刀与他打斗,并绑架了熊启义。在法庭上,劳荣

于此前曾三次在供述中提到,因为怕留下指纹,所以提议“放一把火烧了这个家”,她当庭予以否认。

劳荣枝当庭称她在翻找物品时,法子英在床上强奸。但尸检显示,张丽和女儿的死因是勒死,并没有被强奸的迹象。

在南昌作案之后,两人逃回到九江。

在熊启义一家人身上,法子英和劳荣枝抢了劳力士手表,金项链、金手链和钻戒等首饰,人民币8090元、港币100元,还有少许美元、债权以及银行存单9.5万元。

法子英的姐姐在证言中提到,1996年8月3日,法子英带了一个女的回老家,法子英把金银首饰和大皮包留在了家里,劳荣枝在供述中也承认,案发后她到法子英妈妈家住了几天,金银首饰她都交给了法子英,后者可能给了他妈妈,他们日常消费花了5000元。

格还曾向她借钱用来租小春的房子,她就借了1000元给她,第二天格格就失踪了。在法庭上,劳荣枝否认此事。

小春要离开温州回老家了。劳荣枝曾供述,第一次,她是独自去看小春房子的,但在路上时,小春告诉她,自己有一块价值2万元的欧米茄经典款手表,回去后,她把此事告诉法子英,法子英决定抢劫。

以租房的名义,法子英和劳荣枝进入小春的出租屋,用尖刀逼迫她,并把她绑起来放在床上,用被子盖住身子。

但小春自称没有钱,并称领班“莎莎”有钱。莎莎到了之后,被用同样的方式捆绑住,并被逼问出存折和密码。

劳荣枝带着其中一个人的手机和存折去银行取钱,银行柜员认得莎莎,问为什么不是本人来,她就回答是找莎莎借钱,柜员没说什么,劳荣枝签了莎莎的名字,把存折里的25750元全取走了。

取走钱后,劳荣枝通过手机向法子英做了汇报,然后直接回招待所收拾东西。

回招待所后,隔壁的房客还与劳荣枝打过招呼。隔壁房客也是劳荣枝的同事,她的证言指出,劳荣枝是在莎莎没去上班那

此后杀害熊启义一家,是否是第一次犯案?这个问题很难有准确的答案。熟悉本案案情的人士称,如果只是意外或者激情杀人,两人不会用假身份租房和坐台,也不会制定目标明确的作案计划。

劳荣枝也在供述中承认,绑架熊启义是为了钱。“由于身上没有钱了,就决定在南昌找事赚点钱,法子英让我到夜场去坐台,就是找个‘猴子’。猴子是作案对象,我把猴子约到租住房,再由法出来抓奸,趁机敲诈。”

劳荣枝在供述中提到“制定了仙人跳的方案”,她还提起,以

枝承认曾配合法子英绑住熊启义。“我先把熊老板的双腿脚脖绑起来,先横着绑几圈,再在两腿中间绑几圈,再重复几次,这样可以确保每条腿都能固定不容易挣脱,手也是这么绑的。”劳荣枝曾如此供述,并拍摄了演示录像。

熊启义身上的家门钥匙被抢走,他的家庭住址也被逼问出来,最后,他被杀害。尸检报告显示,熊启义是被勒死的,死亡

在劳声桥的记忆里,1996年8月左右,警察找到九江,他才知道法子英带着妹妹在外面闯了大祸。而在此之前不久,他曾在九江见过劳荣枝,见面的地方是一个茶馆,“音乐太吵了,她说什么我没听见”。

1996年7月29日清晨时分,法子英和劳荣枝离开熊启义家,这天晚上,尸体被发现。警察在现场提取到了法子英的指纹。

熊启义的司机清楚“熊老板跟一个坐台的走了”。据悉,警方到爱乐音夜总会调取了“陈佳”的身份证复印件,却发现陈佳一直生活在深圳。深圳的陈佳称,自己身份证丢失后几天,一同坐台的姐妹辞职。警方找到这位“姐妹”租住的房屋,发现里面有很多九江罐头,又听人说这位小姐口音像是江西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,深圳是特区,出入需办“边防证”。南昌警方去九江排查办理特区边防证



1999年,法子英被捕时的照片。

本报资料室/图

天上午搬走的,“我记得特别清楚,是上午11点左右”。她看见,劳荣枝背着两个包裹出来,到前台退房,神情匆忙,“似乎不愿意和我多说话”。

这位房客看了一眼劳荣枝走后的房间,发现她有很多东西没有带走。

劳荣枝与法子英在大巴车上汇合。劳荣枝称,她和法子英刚上车不久,她手里小春的手机就响了。

打电话的是小春的情人李先生,李先生出具证言称,1997年11月10日,他从中午12时40分左右一直拨打小春电话,直到下午2时左右才打通,接电话的是一名女性,讲标准普通话,女

装空调的名义,把熊启义骗到出租房,法子英藏在阳台,然后再出来控制住他,让他家里送钱过来。“为了绑架熊老板,法子英之前买了一把藏刀,还准备了绳子布条”,“刀是一把五六十厘米长的工艺品刀,带刀鞘”。

但在法庭上,劳荣枝却拒绝承认此事有预谋。她称,自己当时认识了一个房地产商,对方开凌志车送她回家,她与法子英闹分手,法子英提出“搞”两万元补偿她,因此她才把熊启义叫到出租屋。“我离开的时候熊启义明明是活着的呀。”她表示,自己对熊启义的死亡完全不知情。

时间是1996年7月28日下午,并被肢解成了十余块。

两人都曾供述,杀害熊启义时,劳荣枝不在现场。法子英还提起,劳荣枝从出租屋回来后,问他“人呢”?他表示“放了”。

但在庭审现场,公诉人提起,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,张总曾拨打出租屋电话,劳荣枝接听了电话,“证明当天下午劳荣枝在出租房里”。

的人士,找到了劳荣枝,同时办理边防证的法子英也浮出水面。

劳荣枝在庭上称,警察来到时,法子英正给他母亲家装防盗门。“听到楼下警车响,他很紧张很害怕。”两人逃跑不敢乘火车,于是就走水路,坐船到了上海。

在上海,劳荣枝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,而在当时,公安已经在劳荣枝家里布控。劳荣枝称,她姐姐接听后,她说打错了,反复了七八次,最后一次,是她母亲亲接的电话,母亲用九江话告诉她,“你出了好大的事啊,公安局在找你。”她立刻挂断电话。

劳声桥说,因为这通电话,母亲被警方带走调查。提起这件事,劳声桥说,他母亲接电话时,只用九江话说了“末枝,你好糊涂”,没有提其他。“末枝”是劳荣枝的小名。

劳荣枝说,挂了电话后,她就知道自己被通缉了。1996年8月18日,南昌市公安局发布了对两人的通缉令。

两名幸存者

“如果这个男的要跑,就勒死他。”

在法庭上,劳荣枝辩解称,自己没有想到法子英会杀人,而在绑架和抢劫的过程中,她没有主动配合,是遭到法子英胁迫。

但在温州案中,就有证人见证了劳荣枝的主动。当小春被控制后,她以“肚子疼”为由,叫领班莎莎过去,莎莎到达之前,叫小卢先去探望。小卢的证言指出,1997年10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她到了小春家,是劳荣枝给她开的门,躺在床上小春让她走,也是劳荣枝开门送她。

在归案初期,劳荣枝曾准确画出所有案发现场的户型图。并告诉侦查人员:“每次都是我们事先商量好,由我到KTV坐台,物色目标带到出租屋,通过绑架方式勒索钱财。”

劳荣枝不知道有幸存者。知情人士称:“办案人员曾经问她,在温州和常州,有两个人没有死,是否知道是哪两个,她答不上来。”

1998年9月,在江苏常州,一对夫妻幸存了。常州案的细节,法子英在1999年7月29日就已供述,但当年并未查实。劳荣枝归案后,两名幸存者才被找到。

常州两位幸存者的证言指出,劳荣枝主动配合法子英的绑架行为。

法子英在当年的供述中称,1998年9月左右,他和劳荣枝为了绑架在江苏省常州市租了房子,之后,他叫劳荣枝假借坐台名义寻找有钱的客人,再把他骗到租房处绑架。不久的一个晚上,劳荣枝在坐台时便遇见了王文(化名)。

劳荣枝也曾供述称,绑架常州“猴子”时,法子英用刀控制住对方,还让她用铁丝捆绑“猴子”,她用老虎钳拧紧固定铁丝。

在常州经营汽修店的王文,不幸成为“猴子”。他在2019年12月18日出具证言称,1998年9月,他在常州市一家卡拉OK认识了坐台小姐劳荣枝,“这个坐台女千方百计地想让我到她住的地方去”。某天晚上11时30分左右,他开着红色跑车送劳荣枝回家时,

龌龊与净土

法子英被公诉时,曾经拒不承认劳荣枝与他共同作案。

1999年7月28日晚上,殷建华和陆忠明的尸体被发现。

次日早上,法医对殷建华高度腐败的尸体进行了尸检,根据环境温度及尸体周围所见的1.2厘米最大蛆长,推断死亡时间距尸检有5天左右。

依照尸检报告,殷建华的死亡时间在7月24日左右,但法子英于7月23日上午已经离开了出租屋,凶手是否另有其人?

“不是法子英就是我,只有我们二人合作,没有第三人参与作案。”庭审中,被问及谁杀了殷建华时,劳荣枝这样回答。

2020年12月21日的法庭上,这个蹊跷的死亡时间,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。公诉人认为,劳荣枝有杀害殷建华的“极大可能”。

除了提到法子英曾三次叮嘱“如果不回来,就杀死殷建华”之外,公诉人还出示了法子英与辩护律师的会见笔录。其中载明,法子英曾问律师“合肥死了几个人?”律师告诉法子英“死了两个人”后,追问他“殷建华是不是你杀的?”法子英回避了这个问题,表示“不想说了”。公诉人认为,笔录中的这些细节,“更说明法子英对殷建华的死亡在当时是不确定的”。

现场勘查笔录还显示,殷建华死亡时颈部被铁丝环绕,铁丝被老虎钳拧紧。公诉人认为,该杀人方式不符合法子英惯有的作案模式,更符合女性作案的特点。

老虎钳拧紧铁丝的作案手法,也曾出现在常州案的供述中,实施者正是劳荣枝。据劳荣枝供述,在常州看管王文时,“那名猴子确实挣扎了,他想逃跑,我还用老虎钳拧到脖子上的铁丝”。

劳荣枝当庭辩解,自己于7月22日晚上就离开了。劳荣枝还称,自己离开前,给法子英留下字条,上面写着“亲爱的,我先走了,我会在家里等你,我爱你”。

“我害怕我先跑了,他直接冲到我家里去杀我家人。”劳荣枝在法庭上说,“如果他回到重庆的话,至少他的情绪可以稳定下来。”

劳荣枝说,她坐招手就停的小巴车出了安徽省,然后去了河南和武汉,

也进了屋,之后法子英双手持刀进来,把刀刺到他的胸口中间,当时就流了血,如今还有疤。

王文放弃反抗后,劳荣枝拿出几根铁丝,把他双腿绑在椅子腿上,胳膊用铁丝绑在靠背上。“他们之间很有默契,绑我的时候都没有怎么交流。”王文回忆。那个男的还威胁他,“要敢叫我就直接弄死你。”

法子英翻遍了王文全身,拿着他的车钥匙暂时离开。劳荣枝曾供述,法子英离开是去把车开远一点,走前法子英叮嘱她,“如果这个男的要跑,就勒死他。”

劳荣枝还指出,法子英让她在王文脖子上勒上铁丝,并交代“如果猴子反抗,就用老虎钳把猴子脖子上的铁丝拧紧,把猴子勒死”。这期间王文挣扎想逃脱,被她用老虎钳击打胸口。

在王文回忆中则是,当时劳荣枝看到他在挣扎,就站在他身后,拿着刀架在他的后颈上威胁:“不许动,再动就杀掉你。”

第二天早上,王文按法子英的要求给妻子王燕(化名)打电话。王文回忆,法子英当着他的面对劳荣枝说:“你出去找他老婆要钱,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你没回来,我到时候就把他杀掉,再逃跑。”于是劳荣枝出门了,下午2时左右,带着王燕回到了出租屋。

早上,王燕接到丈夫王文的电话后,按他指使,把六七万元钱放在包里,去公交站与劳荣枝碰面。王燕回忆,两人上了出租车之后,劳荣枝让司机在周围绕了几圈,才开到了绑架地点。进了房间,她看到王文手脚被绑,嘴巴里还塞着东西,她连忙把钱拿了出来。

王燕称,劳荣枝把钱从她手中拿了过去,用陌生的方言与法子英交流几句后,就离开了现场。接下来,法子英把她捆在沙发上,塞住她的嘴巴,当她看到法子英走到王文旁边想要加害,便拼命请求,令法子英收手离开了出租屋。

法子英在1999年7月29日的供述中提到,常州作案后,他和劳荣枝接下来去了南京。

因为在惊恐中,她不敢住招待所,她以为自己跟着车漂流,在车里睡觉。

法庭上,劳荣枝时而忍不住哭泣。“我要保护我的一家人。”她哭着说,并向受害者道歉。

然而,对小木匠陆忠明的家属提起的赔偿要求,劳荣枝称自己只有3万元存款,但自己如果能出去,她可以向自己过往的客人筹款,赔偿给被害人家属。

法子英被公诉时,曾经拒不承认劳荣枝与他共同作案,甚至提出两人早已分手,共同参与作案的另有其人。而在21年后,当劳荣枝站在了法庭上,她重复强调,那些参与的犯罪事实是在法子英的胁迫下进行的,她称为法子英堕胎4次,小产当天还被侵犯,她还称,法子英把她的头骨打碎了。

知情人称,在归案初期,劳荣枝对法子英的描述并不如庭审中那样激烈。“她说有爱有恨。”了解案情的人士透露,“她说当时被子英洗脑了,依赖法子英,法子英说要分手她就哭,有时候她也提过分手,但不是真的要分手。”

但并不是离开法子英,劳荣枝就不能活。

“虽然我很龌龊,但是厦门是净土。”在落网后劳荣枝曾这样说。

妩媚一笑的视频流传后,人们挖掘劳荣枝的社交媒体,对她的生活充满好奇。

在法庭上,劳荣枝抓住每一次发言的机会,插播离开法子英后的生活片段。她讲述的生活轻松而积极,看起来对成为“雪莉”的自己充满留恋。

成为雪莉时,她没有身份证,她靠着男朋友,她基本上不用工作,她跳南美的莎莎舞,从舞蹈群里找到了酒吧兼职,她养了两条狗,一条10岁的土狗,一条2岁的约克夏,她弹钢琴,拉小提琴、画画,她还会卖房、卖车、卖酒,除了炒股,她从没做过错误的决策。她换了新的男友,前男友仍让她免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,她帮现男友打理手表专柜,每日进出商场,直到被“天眼”抓拍到。

但她永远成为不了雪莉,因为她是劳荣枝。过往不会因为隐姓埋名而一笔勾销。她在等待一审宣判。